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tylized green and black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es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.

# 冰心

代表作

上海全書店印行

# 序

冰心女士姓謝名婉瑩，現年三十六歲。爲中國新文壇上最早發現的第一名女作家。她底原籍是福建閩侯；但她是生於山東芝罘的，因爲她的父親當初是在該地海軍界裏任要職。她就生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生長着，跟着母親在家裏讀書。這時候，她生活在大海與自然之美的懷抱裏，享受着母親底偉大的愛。這，對於她的作品是很有關係的。

五四運動起後，一九一九年她開始寫作，那時她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書，課外常寫些小說，詩歌，小品之類的文章投給當時的晨報副刊，後又陸續發表超人等作品於小說月報。當時的新文壇尚在幼稚時期，女子的作品更是少見；所以一般的讀者一見到冰心女士的清麗婉妙的文章，立時大爲感動。當時她所得的讚美和歡迎，真可說是空前的了。於是冰心便爲當代中國女作家的泰斗了。一九二三年到美國去留學。在美三年中，寫成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，其中均係讚美自然，抒寫情感，美麗而動人。一九二六年回國後，卽和吳文藻君結婚。不久她的母親死了。此後她就又寫了南歸和第一次宴會等。南歸是紀念她的母親的，第一次

宴會是寫她婚後的生活。

她的作品是善寫母親的愛，善于歌頌海與自然的景物。筆調清麗，情感濃厚，讀之極能動人。她的小說，散文，詩歌都寫得很好，其詩的作風受印度太戈爾飛鳥集的影響甚深。

本書計分三部門，上部小說，中部散文，下部詩歌，都是她的最佳的代表作品。

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編者

# 冰心代表作選目錄

## 上部小說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各兒姑娘·····  | 一   |
| 第一次宴會····· | 八   |
| 分·····     | 二二  |
| 寂寞·····    | 三四  |
| 別後·····    | 五一  |
| 離家的一年····· | 七〇  |
| 去國·····    | 八八  |
| 姑姑·····    | 一〇五 |
| 超人·····    | 一二三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悟·····        | 一二三 |
| 國旗·····       | 一四九 |
| 是誰斷送了你·····   | 一五二 |
|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····· | 一五六 |
| 光明·····       | 一五六 |

# 冰心代表作選

## 冬兒姑娘

「是呵，謝謝您，我喜，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你比在北海養病，我陪着您的時候，氣色好多了，臉上也顯着豐滿！日子過的多麼快，一轉眼又是一年了。提起我們的冬兒，可是有了主兒了，我們的姑爺，在清畢園當茶役，這年下就要娶。姑爺歲數也不大，家裏也沒有什麼人。可是您說的「大喜，」我也不爲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歸着，心裏就踏實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」

「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，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，……那是那一年？……我們冬兒她爸爸，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。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嘴，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，也沒找他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還不來，我才慌了，滿處價問，滿處價打聽，也沒個影兒。也求過神，問過卜，後來一個算命的，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

去了，有個女人絆住他，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。我稍微放點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那能說丟就丟了呢，沒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

「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。她是「立冬」那天生的，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。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，什麼雜事都能做，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，也都有碗飯吃。自從前清一沒有了，我們就沒了落兒了。我們十九年的夫妻，沒紅過臉，到了那時實在窮了，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，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」

「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來了，說「你跟我回去，我養活着你。」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，再加上我，還帶着冬兒，我嫂子嘴裏不說，心裏還能喜歡麼？我說「不用了，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，冬兒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法子看。」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後您猜怎麼着？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，台階兒的大漢白王，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，慘在水裏，好添分量，多賣錢。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。一邊砸着石頭，一邊就流眼淚，冬天的風一吹，眼淚都凍在臉上了。回家去，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，有時從坑上摔了下來，就躺在地下哭。看見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

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！

「去年北海不是在『霜降』那天下的雪麼？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，太太您記得？優大黑粗的，眼稍有點往上吊着？這孩子可是利害，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沒改。四五歲的時候，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，押攤，要錢，輸了就打人，罵人，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樣，雖然蠻，她還講理。還有一樣，也還孝順，我說什麼，她聽什麼，我呢，只有她一個，也輕易不說她。」

「她常說『媽，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了，你還想他呢！你就靠着我了。我賣鷄子，賣柿子，賣蘿蔔，養活着你，咱們娘兒倆廝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？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，當的了什麼呀？』真的，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，上清河販鷄子去，來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挑子，跑的比大人還快。她不打價，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人和她打價，她挑起挑兒來就走，頭也不回。可是價錢也公道，海淀街上，誰不是買她的，還有一樣，買了別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罵。」

「不賣鷄子的時候，他就賣柿子，花生。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。您知道西苑常駐兵，



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，賣不到錢還不算，還常捱打受罵的。她就不怕大兵，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，一直往西苑去，坐在那操場邊上，專賣給大兵。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。大兵凶，她更凶，凶的人家反笑了，倒都讓着她。多會兒她賣盡了，說走就走，人家要買她也不給。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？我在院子裏洗衣裳，她前腳進門，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，嚇得我們一跳，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，都往屋裏跑。大兵直笑直嚷着說「冬兒姑娘，冬兒姑娘，再賣給我們兩們柿子。」她回頭把挑兒一放，兩隻手往腰上一叉，說：「不賣給你，偏不賣給你，買東就買東西，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！你們趁早給我走！」我嚇得直哆嗦！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。您瞧這孩子的膽！

「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，張宗昌敗下來了，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。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，一個個要飯的似的，襪子鞋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，翻箱倒櫃的，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婦兒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窮又老，也就沒走，我哥哥說：「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。」您猜她說什麼？她說「大舅舅你別怕，我媽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們吃不了我，我還要吃他們呢！」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？她

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，跟他們混得熟極了，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窩頭？

「有一次也闖下禍，——那年她是十六歲了，——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，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。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，嚇得我要死！知道冬兒溜了，他們恨極了，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，才算沒有事。」

「冬兒是躲到她姨兒，我妹妹家去了。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，有個菜園子，也有幾口豬，還開個小雜貨舖。那次冬兒回來了，我就說：「姑娘，你歲數也不小了，整天價和大兵搗亂，不但我擔驚受怕，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，你說是不是！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，給她幫幫忙，學點粗活，日後自然都有用處。……。」她倒是不刁難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」

「後來。我妹妹來，說，『冬兒倒是真能幹，真有力氣，澆菜，喂豬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，回來還來得及做飯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脾氣太大！稍微的說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』真的，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，就回來過好幾次，每次都是我勸着她

走的。不過她不往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時候，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，剛熟，就讓人拔去了，我也沒追究。冬兒回來知道了，就不答應說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們就欺負我媽了！誰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來認了沒事，不然，誰吃了誰嘴上長疔！」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，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，說「姑娘別罵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鬧着玩。」這時冬兒倒也笑了，說「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，還能不讓您吃麼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！」一邊說着，這才站起來，又往她姨兒家裏跑。

「我妹妹沒有兒女。我妹夫就會要錢，不做事。冬兒到他們家，也學會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打牌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。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，輸了就罵。可是她打的還好，輸的時候少，不然，我的這點兒親戚，都讓她給罵斷了！」

「在我妹妹家兩年，我就把她叫回來了，那就是去年，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來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，就把門鎖上，出去打牌。我聽見了，心裏就不痛快。您從北海一回來，我就趕緊回家去，說了她幾次，勾起胃口疼來，就躺下了。我妹妹來了，給我請了個瞧香的，來看了一次，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

願，沒有還，神仙就罰我病了。冬兒在旁邊聽着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，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，一邊還罵着說：「還什麼願！我爸爸回來了麼？就還願！我砸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罰我病了，我才服，」大家死勸着，她才一邊罵着，走了回來。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又氣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見香頭。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沒有什麼。真是，「神鬼怕惡人」……。

我哥哥來了，說「冬兒年紀也不小了，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，『惡事傳千里，』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，將來沒人敢要！」其實我也早留心了，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，將來總是麻煩，人家那能像我似的，什麼都讓着她？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，家裏也沒有大人，孩子也好，就是時辰不對，說是犯尅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來，她正坐在家裏等我，看見我就問：「合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合了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那頭命硬，說是尅丈母娘。」她就說「那可不能做！」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氣，又心疼。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，說話沒羞沒臊的！

「這次總算停當了，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！」

「謝謝您，您又給這許多錢，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！等辦過了事，我再帶他們來磕頭。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，剛好別太勞動了，重複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，再見。」

十一，廿八夜，一九三三。

（選自冬兒姑娘）

## 第一次宴會

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，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，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，離開北平之前，請他喫頓晚飯。他們在國外的交誼，是超乎師生以上的。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，聲音慈藹的老者，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，表示了完全的同意。

新婚的瑛——或者在婚前——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：壁爐裏燃着松枝，熊熊的喜躍的火燄，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；塵角的高桌上，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；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，屋裏的一切陳設，地毯，窗簾，書櫃，瓶花，壁畫，爐香……無一件不妥貼，無一件不溫甜。主婦呢，穿着又整

齊，又莊美的衣服，黑大的眼睛裏，放出美滿驕傲的光；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；她用着銀鐘般清明的聲音，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。

如今呢，母親的病，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，五天以前，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「愛巢」裏來。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；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；門窗戶扇都不完全；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！在這五天之中，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。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，油漆匠，玻璃匠，木匠……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，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，來指點看視。到了夜裏，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，理出些應用的陳設，如鐘，燭臺，花瓶之類，都堆在桌上。

喜歡款待的她，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，發生了無限的躊躇，一種複雜的情感，縈繞在她的心中。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，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！這小小的「愛巢」裏，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，窗簾也沒有做好，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；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，只有她一個……

她想，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，沉吟了半晌，沒有言語。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

楨，已經穿好了衣服，戴上了帽子，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，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：「不要緊的，你別着急，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，C教授也知道，我們是新搬進來的，自然諸事都能原諒。」瑛推開他，含顰的笑道：「你躲出去了，把事都推在我身上，回頭玩穀了頤和園，再客人似的來赴席，自然你不着急了！」楨笑着站住道：「要不然我就不去，在家裏幫你，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，省得太忙累了，晚上又頭痛。」

瑛擡起眼來：「笑話！你已請了人家了，怎好意思取消，你去你的，別耽擱了，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。」楨笑着回頭要走，瑛又叫住他：「陪客呢，你也想出幾個人。」楨道：「你斟酌罷，隨便誰都成，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。」

楨笑着走了，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，予瑛以無量的膽氣。瑛略一凝神，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，要素淨些的；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，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。又吩咐蘇媽將畫框，釘子，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。一面自己披上外套。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。

她一面低頭走着，便想出了幾個人：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；N女士，美國人，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，還有華家夫婦，在自己未來之先，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，他們兩位都

是很能談的；李先生是楨的同事，新從美國回來的；衛女士是她的好友，結婚時的伴娘……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，談話不至於生澀。十個人了，正好坐一桌！

被請的人，都在家都能來。只衛女士略有推託，讓她說了幾句，也笑着說「奉陪，」她真歡喜極了。在江家院子裏，摘了一把玫瑰花，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，就趕緊回來。

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，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。這兩個中年的用人，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，看她如何佈置。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！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，再把畫框拿起，一一凝視，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；書櫃裏亂堆的書，也都整齊的排立了；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；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。一切安排好了之後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，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。她微笑着一回頭，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旨旨了，他們同聲的說：「太太這麼一調動，這屋裏真好看了！」

她笑了一笑，喚：「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，要旺旺的。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。」  
杯，箸，桌布，卡片的立架，鬺漆的咖啡杯子，一包一包都打開了。蘇媽從紙堆裏檢出



來，用大盤子托着。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。自己再收拾臥室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捻開了燈，撥一撥亂紙，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。打開了一看，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，重疊着套在一起，她不禁呆住了！

電光一閃似的，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，無力的背倚着床欄，含着淚說：「瑛，你父親太好了，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，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！我呢！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，金鐲子和玉簪花，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，都作了盤費了。只有一朵珠花，還是你外祖母的，珠也不大，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，說太舊了，每顆只值兩三塊錢；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，把珠子拆下來，和弟弟平分了，作個紀念罷！將來他定婚的時候……」

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，勉強擡起頭笑着說：「何苦來訴這些，我從來不用……」

母親不理她，仍舊說下去：「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，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。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，這個想來還不宜，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，我也想給你。」

隨着母親的手看去，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，盤繞圓莖的座子，朝上